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782
22 July 1974
CHINESE

第一七八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星期一，上午十时正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

出席：澳大利亚

奥地利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中国

哥斯达黎加

法国

印度尼西亚

伊拉克

肯尼亚

毛里塔尼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秘鲁)

劳伦斯·麦金太尔爵士

扬科维奇先生

契尔努申科先生

庄焰先生

萨拉萨尔先生

德吉兰戈先生

安瓦尔·萨尼先生

谢赫利先生

马伊纳先生

哈桑先生

萨弗隆丘克先生

理查德先生

恩吉内先生

贝内特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厅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分发的，所以提出更正的时限为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盼望各国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的限制。

下午十二时十五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浦路斯的局势

- (a)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日秘书长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334)
- (b)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335)
- (c)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348)

主席：依照第一七七九次、第一七八〇次及第一七八一次会议通过的决定，我提议，如果安理会同意，邀请塞浦路斯、土耳其、希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印度和毛里求斯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在主席邀请下，塞浦路斯代表罗西迪斯先生、土耳其代表奥尔查伊先生和希腊代表帕纳约塔科斯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由于安理会议席座位有限，我建议邀请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印度和毛里求斯等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依照平常的了解，当轮到他们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

应主席邀请，南斯拉夫代表佩特里奇、罗马尼亚代表达特库、印度代表巴迪拉雅、毛里求斯代表兰普尔在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各理事国应可记得，在星期六晚间的会议上我曾经说：

“但是，这个地区的局势仍然十分危急，因此，现阶段仍然不能预见，理事会可能要求各国将来在这问题上应该采取什么行动。”（第一七八一次会议，英

文本第97页)。

我要告诉各理事国，昨天我收到希腊常驻代表的信(S/11354)，和土耳其常驻代表的信(S/11355)。我也收到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的信(S/11358)。

在秘书长关于塞浦路斯种种发展的报告中，包括了该地区局势的新资料。而且，秘书长和希腊及土耳其政府之间也有了信件往来。这些包括在第S/11356号文件中。

我现在请秘书长发言，他有话要说。

秘书长：安理会理事国当已看到昨天、七月二十一日、发表的关于塞浦路斯种种发展的我的报告，载于第S/11353号和Add. 1文件中。就在一会儿之前我还没有收到部队指挥官和我的特别代表关于塞浦路斯任何重大发展的报告。几分钟内我将提到最近的报告。

各理事国都知道，为响应安全理事会七月二十日的决议而各方同意了的塞浦路斯停火应当在今天纽约时间十时正生效，也就是塞浦路斯时间十六时正。这就是说，停火应当已经生效，但是我要告诉理事会各理事国，在这期间，在我草拟了这份发言之后，我收到韦克曼-穆尼奥斯先生和普雷姆·钱德少将的报告，说是战斗仍在进行，在十七时十五分土耳其空军对尼科西亚飞机场进行了第二次攻击，一颗炸弹落在联合国地区之内，一名英国士兵受伤。我们也收到进一步的报告，说是在岛上其他部份战斗也在继续。

与此有关，我在七月二十一日上午致希腊和土耳其总理的呼吁的电文和土耳其总理的答复将另外发表。希腊总理的答复包括在希腊常驻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件中，这已经作为第S/11354号文件分发。

我希望，希腊和土耳其两国政府目前都已同意了的停火可以在不久实现，而使岛上的暴乱终获停止。如果能够实现稳定的停火，就有可能尽快进行安全理事会所要求的谈判，以避免进一步的不幸发展，并恢复谋求和平解决办法。

我觉得，对于停火我要说几句话。我前面提到，已经发生了几起破坏停火的事情。我希望这种事情可以立即停止。联塞部队虽然人数十分有限，但在过去这不幸的几天之中，尽了一切力量以限制战斗并保护平民，我在此要向联塞部队一切人员的勇气和忠诚致敬，他们在这次严重的危机中作出了了不起的事。然而，在这次战斗中，联塞部队从各方收到援助的请求，这些远超过了它目前的能力。就象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在一次严重冲突之后，如果没有公正而可被普遍接受的第三者的协助和监督，事实上根本不可能维持停火，尤其是在象目前塞浦路斯这样复杂局势更是如此。明显的是，目前联塞部队的力量不足以有效地保证停火的维持。因此，我想依照第186(1964)号决议，作为第一步，要求提供部队的国家立即加强它们已经在联塞部队中工作的分遣队。

主席：理事会听到了秘书长的发言。我的了解是，秘书长将立即采取他刚刚提到的加强联塞部队力量的步骤。

我现在请希腊代表发言。

帕纳约塔科斯先生（希腊）：主席先生，我写给阁下的信已经很明白用不着解释了，而且也没有时间去说得更详细。对于无辜平民的不人道的攻击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尤其是，如所周知，并没有希裔塞浦路斯空军和土耳其喷气式飞机对抗，因而这些飞机可以为所欲为——主要是袭击医院、大使馆和平民。不过，我要请理事会注意到下面所说的新的非法攻击事件，这是在我的信送给主席之后才发生的。

首先，尼科西亚那所受人尊敬而且历史悠久的阿美尼亚教育机构梅尔康尼学院被完全摧毁了。其次，土耳其人的村落加几维兰遭到轰炸，导致五个儿童和四个妇女的死亡，以及二十人受重伤，全都是土裔塞浦路斯人。这一社区的土裔主席把这一野蛮行为称为土耳其丑行。第三，土耳其喷气式飞机故意将燃烧弹投在特鲁都斯山区，想要把树叶烧光。第四，凯里尼亚港被土耳其驱逐舰猛烈炮轰，平民死伤数百，而这是在安哥拉接受停火之后发生的，是最后一分钟的复仇暴行。第五，甚至古城萨拉密斯的遗迹也逃不过土耳其人的怒火，结果是毁坏了无价的考古学石碑。这些

预谋的攻击的责任应当完全由土耳其侵略者担负，还要加上对尼科西亚希腊大使馆的骇人听闻的轰炸，我国工作人员的妻子儿女正是在使馆中避难的。

由于这些可耻的行为，我无法不对那些伪善地想要把这些罪行减轻或赦免而把一切罪过推诿给受害人们的人们感到遗憾。正象一位法国哲学家在三个世纪以前很恰当地说的，罪恶对美德的敬意就是伪善。这即使在塞浦路斯的场合也是活生生的事实。

我还要提醒理事会，这并不是土耳其第一次公开证明用侵略作手段以达成将塞岛瓜分的长期以来的国家目标。马卡里奥斯的被逐，这一回土耳其人拿来作为他们行动的正当理由，其实是骗不了任何人的遁词而已。实际上呢，早在一九六四年土耳其就想要侵入塞浦路斯，只在最后一刻被约翰逊总统给当时总理伊诺努的一封信所阻止。请允许我把这封信中的一些句子读给理事会听听，这封信说出了明显的事实，也解释了眼前发生的事。事实上，约翰逊总统特别写道：

“我深深关切，听说土耳其政府正在考虑以武力干涉占领塞浦路斯的一部份。我的印象是，阁下认为依照一九六〇年的保证条约的规定，土耳其这样的入侵是可以的。不过，我必须请阁下注意到，照我们所了解的，土耳其拟议中的干涉，目的在于造成塞岛某种形式的瓜分，而这种解决办法是保证条约所特别不准许的。

“尤有进者，该条约要求各保证国之间进行协商。美国认为，在现有局势中还没有尽协商的能事，因此还不能适用采取单方面行动的保留权力。在阁下心目中不应有任何怀疑，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干涉必将导致土耳其和希腊军队之间的军事冲突。参加北大西洋公约，最根本的意义就是北大西洋公约国家之间彼此不以战争相见。而且，土耳其对塞浦路斯进行军事干涉必将导致苏联的直接干涉。

“我也希望请阁下注意到美国和土耳其在军事援助方面的双边协定，依照这一协定，贵国政府在将这些军事援助用于这种援助的原定目的以外的场合，必须征得美国的同意。

“谈到拟想中的土耳其这一行动的实际结果，我觉得必须请你注意，土耳其的这种行动将造成岛上土裔塞人成百成千的被屠杀。 贵国方面的这一行动将燃起怒火狂焰，而贵国方面的军事行动绝不可能充份有效地防止对于贵国想要保护的人的大规模屠杀。

“最后，我必须告诉阁下，阁下将造成严重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这些问题将远超过土耳其和美国的双边关系之外。 这不但将导致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战争，而且也可能导致更大的冲突，因为对于塞浦路斯的单方面干涉将引起不可预料的后果。”

这些话，确实是一位伟大的美国总统的预言性的警告。 我要向我的同事，斯卡利大使道歉，我直接引述了故约翰逊总统的信，不过，一九六四年发生的事和十年之后发生的事如此相象，更确证了我几天以前所作的估计，土耳其是根据一个早经计划好的——也是隐藏的很好的——计划而采取行动，惟一目的就是瓜分塞岛。 用不着说，让马卡里奥斯复位是安卡拉完全不在乎的，一直到几天以前土耳其人还称他为“赤色主教”。

在结束时，请我的英国同事允许我引用威廉·正特（占丹伯爵）的一些话，他在几乎两个世纪以前说过：

“如果我是美国人，就象我是英国人一样，如果外国军队侵入我的国家，我将永远不会放下刀枪，永远不会！谁也不能征服美国。”

只要稍加改动，同样的句子就可以用在塞浦路斯和众寡不敌的希裔塞人身上，这些希裔塞人，就象当年大卫一样，如此英勇的以如此史无前例的英雄气概，面对其邻人歌利亚的进攻。

主席：我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奥尔查伊先生（土耳其）：我本来真是希望今天不需要我发言的了。不过希腊常驻代表致信给主席，要求召开这次会议，逼得我不得不发言。我想，要是问题只是这封信的话，我手边有一些情报，本来就足以成为召开理事会的理由了。主席先生，我要请你报告秘书长，安卡拉已通知我说，有一队希腊船队正在帕福斯企图登陆军队。在请求理事会审查停火的现况之前，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这项情报还能够得到证实。

会议开始的时候我不在场。那时我正在收到这份情报。我方才得悉联塞部队有几名队员在这些事件中丧生，令我很悲痛。我知道秘书长已将这事向理事会报告了。我愿意就此表达我国政府的深深遗憾。

我实在不知从何开始。让我随便先谈谈希腊代表所提出关于尼科西亚希腊大使馆的事。我听到这事觉得很遗憾。尤其是因为我是一个土耳其人，我知道尼科西亚的使馆有时候需要在什么一种情况下工作。一九六四年，莱夫科斯的土耳其大使馆在四十多天中曾是所有外交界家庭、官员和土裔塞人社区的其他人士的惟一的避难所。

当时使馆是完全被军队包围了——事情变迁得厉害，我也不清楚到底那时是哪一方面的希腊人了。总之，希腊军队把使馆团团包围起来，还是得到当时当政者的特别允许，使馆才有粮食和水的补给。那时使馆是处在不断的武装攻击之下。到了最后局势告终的时候，我记得从地窖到屋顶统统要重新修建过。这就是一九六四年在尼科西亚的事情。

现在我要谈谈希腊人最近的暴行记录。我又不清楚是哪一方的希腊人，因为派别太多了。可是希腊人现在正在滥施暴行！当我说“现在”，我指的是这个当儿；我指的是这些城镇：法马古斯塔、土耳其语叫马戈萨的地方；帕福斯，土耳其语叫巴弗的地方；还有一处我只知道土耳其名字叫塞尔达利的地方。在这些地方，当我在这里理事会上发言的时刻，土耳其人正在被人屠杀。而联合国部队呢

——据我所知，他们在塞浦路斯的目的正是为了要介入双方之间，以避免现在发生的这种事情的——联合国部队竟无法阻止这场屠杀。

日前，我们通过了一项决定（不幸象我已经说过，是一项非常不完全的决定），里面并没有提到联合国部队，也没有指明它的任务。就我所知，联合国部队很令人遗憾地没有能够阻止希腊人屠杀土耳其人。这些部队，可能是因为他们人数太少，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够熟练，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无法到处分身——我也知道困难是不少的——他们没有能够执行他们的任务。同时，这个部队却向我们报告——让我来读第S/11353号文件秘书长报告的第5段：

“在凯里尼亚区…国民警卫队据报用上有联合国旗帜的联合国巡逻车向贝拉佩斯撤退”——

真是了不起的伟大——

“据说这些车辆是由芬兰巡逻队手中夺去的。巡逻队十二名队员相信已落于国民警卫队之手。国民警卫队在贝拉佩斯的驻军遭受空袭曾使用凝固汽油弹。凯里尼亚战况沉寂，相信还在国民警卫队手中…”（S/11353，第5段）我只能这么说：那里的联合国部队被夹在双方炮火之间，而一方面利用了他们，利用了他们的旗帜和他们的车辆，完全是为了有助于自己活动的军事目的。

换句话说，这就可以看出来希腊的军队对联合国的旗帜是怎样地尊敬法。

我们都知道在塞浦路斯的希腊军队——我这里引用的只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和仍然效忠于马卡里奥斯的希裔塞人方面的消息——不但是象方才已证明，在蔑视联合国驻塞部队，他们对希腊人自己也是完全蔑视的。一部份的希腊人看不起塞浦路斯的另外一部份希腊人。我们不禁怀疑，这些希腊人，既蔑视联合国，也蔑视其他的希腊人，难道他们还会尊重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吗？

我有一大堆的证据资料——我在这里也不愿意引证了——这些证据记下了塞浦路斯的希腊人过去十年中所犯的暴行。

我本来有一本小册子要给你们看的，结果没有带来——也许还算是你们运气，因为那些照片是很可怕的。巧得很，那本册子追溯到一九六七年，题目却是《希腊人在塞浦路斯的新暴行》。我们现在是一九七四年，可是这些也不算是很久以前的暴行，因为它们是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发生的暴行。它们也可能是一九六七年发生的暴行。

关于现在在塞浦路斯希腊人中间发生的事，我相信大家都看过今天的《纽约时报》了。我也不详述了——当然，除非我是被逼着。我要指出，从今天早上起——也就是说，在应该开始实行停火的时候——我们从塞浦路斯收到的消息每分钟越来越令人震惊。一旦少数仍然持有武器的土裔塞人在岛上的几处地点被消灭之后，希腊人——我还是不清楚是哪方的希腊人——便故态复萌，开始向平民进攻了。到现在这一分钟，他们还在不断地进行最野蛮的攻击。我以前说过，在过去，只有出动土耳其空军才能阻止这种行为。有人提到轰炸，所指的就是这点。

关于攻击医院的控诉我也要讲几句话。关于这点我收到情报了。当然，这是世界上最令人遗憾的事。可是土耳其人万万想不到医院会象有些旅馆那样竟被用来掩蔽高射炮。也许我们很难原谅这样做，可是用医院来作高射炮的遮掩实在是很有效的。一旦我们发现了这个事实，就不得不采取行动来消灭这些来自医院和某些旅馆里的高射炮火。我已说过，这种令人极端遗憾的对医院的攻击后来就停止了。

我很抱歉用了安全理事会这许多时间。有些事我不愿意引证，有些事我目前也不愿意讲。可是我要念一念下面的文件：

“土耳其红新月会要求通过你们的协助将这份呼吁散发给各国的会社。”——这是给日内瓦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

“尽管在塞浦路斯的土耳其军队严守命令，不向平民目标进攻，不公然违反一般国际人道法律，特别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个日内瓦公约，希腊和希裔塞人的军队却正在进攻塞浦路斯西岸

附近分散于巴弗和莱夫卡周围的土裔塞人乡村，并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野蛮手段在放火、破坏、掠夺财产、不分男女老幼地残杀当地的土耳其居民。这个骇人的新闻令土耳其红新月会深深地感到愤恨。土耳其红新月会要向国际红十字大家庭竭力抗议这种不人道的对待平民的手段，这种公然违反上述公约规定的行为，并敦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所有各国的会社谴责这种野蛮的行为，同时在它们能力范围内依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采取一切步骤，向违犯的人施行压力，令他们遵守上述公约。”

我不多说了。我有土耳其对帕纳约塔科斯大使所念的长篇文章的答复——我也不懂他念来干什么——是关于故约翰逊总统致土耳其政府的一封信。情形是相同的。那时也是向土耳其人的居民进攻。每隔五年，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便被这方或那方屠杀一番。那时土耳其正在准备干涉，结果因有新的局面来代替，于是认为不需要干涉了。这次是不同了，因为这次我们是已经干涉了。

可是我也不愿意多费唇舌，我要提的是：今天跑到安全理事会上来控诉的那些人的地位问题。假若我在这里代表的不是一个受世界舆论谴责的政府，就象方才那位代表的政府一样的话；假若我不是象那位代表一样，所代表的国家为塞浦路斯带来了一个政权，而这个政权的首领，照世界报章的描写，是一名刺客、一名神经病的杀人犯、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的话；再说，假若我的国家不是犯了某些罪，在欧洲象歹徒一样到处受人唾弃，而且这些罪状已是公诸天下，在每个书店里都能看到，在联合国图书馆里更是能看得到的话，那么我要是那位代表，我相信我就会多出点力，为我的政府辩护、辟谣。可是，既然那个政府对一般的人权以及对在它本国内的人权的态度已是众所周知，有着我刚才所提的种种特征，那么，我觉得，至少在目前的当儿，最好还是少说话。

因此，我要重说一遍，我很遗憾，不得不在这个会上说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话。我希望我不必再发言了。但是我还是要重请安全理事会注意一下希腊政府的古怪言论——我现在说的是雅典政府。当他们已经同意了停火之后，如果我的消息是正确的话，他们好象现在又正在企图派兵登陆塞浦路斯了。

主席：我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罗西迪斯先生（塞浦路斯）：在安理会最近连续几次会议里我曾从全面的观点，对塞浦路斯的局势作了叙述；可是，每次都是特别讨论当时显示更为重要的问题。因此，我首先要接着上次会议没有谈完的局势继续谈下去，而不忽视整个局势和造成这种局势的自然的或人为的原因，以及它的整个意义——因为这些事件总有其根本的意义和发展方式。

一项要求停火及撤出所有外国军事人员的决议已经通过了；这项决议要求撤走所有超出协定范围的外来的希腊和土耳其部队，并且规定措施，以恢复塞浦路斯这个小岛在最近不幸一再遭受到的这些暴行和侵略行为以前所有的和平及法治。

可是，这项决议并没有执行。实际上也还没有停火。恰恰相反，我们今天却听到令人吃惊的事实：自从通过这项决议之后，侵略行为仍在继续，而且塞浦路斯遭到了猛烈的轰炸——更严重的是竟然使用凝固汽油弹。事实上，塞浦路斯上空已经绝对地在一国的空军控制下；它正在利用它是塞浦路斯上空的惟一空军，而且不受任何防空炮火的威胁这个机会。仅仅这个事实本身就违反了一九〇七年海牙公约的规定：轰炸不设防城市和平民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因此也是受到禁止的罪行。

此外，有人不但作这种轰炸，而且还使用凝固汽油弹——这种会慢慢烧死人的武器已造成了无法述说的痛苦。对惨遭侵略和无人道攻击的塞浦路斯人民胡乱使用这些炸弹，而且是毫不负责地使用，实在令人吃惊。正当对侵略行为无力抗拒的时候，使用凝固汽油弹的这种新的攻击又摧毁了医院和象阿美尼亚学院那么有名的公共机构和慈善机构——青年人正在该学院受教育；它成为不合理的残忍攻击的目标；竟被夷为平地。

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不可容忍的局势。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过塞浦路斯这种局势是关系到人类前途的一个悲剧。它的发生地点是世界上最有战略价值的中心部份之一。它是发生在全世界非常注意的一个地区——欧洲和中东；它是发生在世界文明的中心地带。我们容许这种不自然的局势继续存在得极久；它现在已经发展到了最高潮。

我是在帮受害的人说话。这些攻击有什么正当理由吗？我们听说所谓的保证条约就是正当的理由。土耳其说，“我是依据保证条约行使我的干涉权利。”因此，我们就必须搞清楚保证条约的意义。在这点上，我要请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花点时间听我澄清该项条约。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一个小岛所遭遇的大难。不论一个人多么不关心此事，这种情势决不应让它继续下去。

该项条约的有关条文对于干涉是怎样讲的？它说，遇有违反条约规定的情事，三个保证国约定一起进行协商。协商什么呢？协商侵犯或攻击塞浦路斯或对塞浦路斯使用凝固汽油弹？都不是，而是协商保证遵守该项条约所必需的建议或措施。已经作了那些建议？已经采取了那些措施包括关于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的措施？进行攻击和轰炸是违反宪章的。保证条约并没有规定这些攻击。任何对片面行动的谈论都不能脱离我刚才提到的关于建议及合法方法的规定的范围。

因此，在本事件里所采取的上述行动毫无正当理由。

我要向安理会强调，继续违反停火、空中轰炸和继续战争已在塞浦路斯造成了最危急的局势。秘书长在今天的声明里说停火必须在纽约时间今天上午十时开始生效。可是，他加了一句：停火还没有生效；射击仍在进行。

我不愿意花费安理会太多时间。各位理事对该岛发生的事件已很清楚。他们看到有一方通过凝固汽油弹的破坏，正在严重违反人权。除了生命损失之外，萨拉米斯古城的宝贵的塞浦路斯古物也遭毁坏；甚至古物都不能幸免。燃烧弹把特罗多斯山森林的树叶烧光。塞浦路斯的大气气候要靠这些森林；因此，这也会对塞浦路斯的雨量和农业生产发生长远影响。

我们从土耳其代表的发言会得到一个相当混乱的印象。可是，很明显的是，所有这些暴乱都是一个不幸的开始所造成的后果——塞浦路斯宪政被破坏和该岛的统一力量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被驱逐；从那时开始，所有这些悲痛的事件就逐一展开。不过，土耳其的攻击和现在所发生的事件当然都是毫无道理的。相反地，他们是利用动乱使局势更为恶化。

我们的立场是：必须立即采取步骤，以保证停止所有战斗，以及所有外国部队都从塞浦路斯撤走。必须停止这些飞机飞到塞浦路斯对该岛进行空袭并杀害没有防卫力量的平民。这些都是必须立即采取的重要行动。我不知道安全理事会可能会采取那些措施，不过，必须按照整个决议采取各项果断的措施，塞浦路斯应该受到保护。安理会各位理事应该审议对制止这种破坏塞浦路斯的行动所必须采取的措施。

恐怕塞浦路斯的局势远比它的表面现象更为悲惨。我确信遭难的人数实在要多得多。就在安全理事会最近这几天开会的时候，塞浦路斯所受的苦难不断在加剧——恐怕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特征。

萨弗隆丘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国代表团要就秘书长有关联合国驻塞部队的声明作极简短的发言。

首先，安全理事会第186(1964)号决议规定，只有经塞浦路斯政府同意——那就是说，马卡里奥斯总统的政府的同意——联合国部队才能进入塞浦路斯。因此，我们就从马卡里奥斯总统领导的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可以接受秘书长今天的声明这个前题出发。

第二，如同苏联代表团在第186(1964)号决议获得通过时所说过的，联合国驻塞部队的组成和任务应该由安全理事会决定。因此，我们要提醒安理会，苏联在进行表决第186(1964)号决议执行部份第4段时是投弃权票的；该段违反了宪章有关决定联合国部队人数及组成的规定。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我们记得，依照安全理事会第186(1964)号决议，联合国驻塞部队的经费来源是自愿捐助。

总之，苏联代表团愿意表示支持塞浦路斯共和国常驻代表，罗西迪斯大使提出的呼吁；即，必须最迫切地执行安全理事会第353(1974)号决议，在此必须强调的是，不仅要保证停火，而且也要遵守第353(1974)号决议的其他重要规定——即执行部份第1、3和4段所规定的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停止对该共和国内政的所有外国干涉，特别是军事干涉，以及撤退所

有外国部队和外国军事人员，包括马卡里奥斯总统七月二日信中所提到的人员。

主席：我请希望行使答辩权的希腊代表发言。

帕纳约塔科斯先生（希腊）：我的发言也很短。我的土耳其同事谈到希腊的驱逐舰在帕索斯地区放部队登陆，可是他又加了一句，“如果我的情报正确的话”。我可以向他保证，那份情报是错误的，除非秘书长能向我们提出不同的事实。不过，即使假定那完全是事实，我也不了解为什么土耳其可以自由援用保证条约第四条，而另外一个保证国，希腊却没有权利作同样的援用，以便重建均势。

不过，我现在并不想讨论保证条约。我只想告诉土耳其大使，几分钟以前我收到一份情报：大批的伞兵现在正在土耳其围地空降。我让安理会去作结论。

主席：我请土耳其代表发言，他愿行使他的答辩权。

奥尔查伊先生（土耳其）：一九六四年，一张法国讽刺报纸曾经说过：“马卡里奥斯先生，塞浦路斯的全部香水也不能洗去你手上的血腥臭味。”

罗西迪斯大使：今天，血腥臭味仍然存在；尼科西亚的全部香水也洗不掉那双小手的臭味。惟一需要改的，只是那双手的大小。

在尼科西亚及其周围已爆发战争。这场战争的爆发是由于十年以上的违宪引起的，这种违宪行动在七月十五日达到了顶点，使岛上整个合法生活结构遭到破坏。当然，已有无辜者被牺牲，我们对此深感遗憾。但是，他或大主教，或任何其他自称代表希裔人讲话的人，曾经为众多无辜的土裔平民的死难流过眼泪吗？这些土裔平民，在他们的保护者被消灭之后，就一直是目前仍在继续的杀气腾腾的攻击的对象。我很遗憾地说，我还没有听到这些人流过眼泪或看见这些人流过眼泪。

我希望我的希腊同僚的声明中关于重建某种均势的最后一段话，不是对我所希望不正在发生的行动的承认——这是和他的声明开头部份的资料有关的。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不是提问得太多，而且，如果不是太轻率——我愿意问秘书长是否能够这样做：证实这种局势。

主席：我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他愿行使他的答辩权。

罗西迪斯先生（塞浦路斯）：土耳其代表引述了一九六四年的一张讽刺报纸，企图对塞浦路斯大主教兼总统进行诽谤。当然，人们经常可以找到撰文维护一方或他方的一张、两张甚或三张报纸。诽谤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文章可以到处找到，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诽谤性文章有任何真理。

但是大主教可以被指控犯上进行象凝固汽油弹轰炸这样明显的罪名吗？

土耳其代表找到了一张讽刺报纸来引述——似乎从一九六四年开始他就一直把这张报纸当作宝贝保留到现在。

如果我要引述关于土耳其从过去若干年代直到最近所进行的集体大屠杀的文章，我可以请土耳其的代表去翻阅一部百科全书，在这部百科全书里，他将找到和土耳其密切相连的“大屠杀”一词。值得引述的是一部百科全书——而不只是一张报纸。在百科全书里查一查“大屠杀”这个词吧，然后你将发现，下一个名词就是土耳其。

土耳其代表说，我们所讨论的一切这些事情，是从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才开始发生的。这是真实的。因此，所有这些悲剧事件是从塞浦路斯大主教兼总统从岛上离去后才开始发生的。而当他稳步地并统一地在那里执政时，这些悲剧事件并没有发生。

在联塞部队的协助下，过去十年一直保持着和平状况。而联塞部队的证据正好在这里：塞浦路斯政府，在马卡里奥斯大主教领导下，为了维持和平状况和恢复常态，始终和联塞部队进行合作。秘书长的报告就在这里，而且就每一件事来说，——无论是谈到消除对抗、和解或正常化——始终都遭到土耳其那一方面的阻碍。为什么呢？因为土耳其政府不要塞浦路斯人民——希裔人和土裔人互相和解。为

了什么理由？理由就是分治，也就是维持敌意，以便分治。而目前正好有一个趁着外来干涉用暴力推翻政府的大好机会，让他们跳进来并用轰炸和凝固汽油弹制造更大的混乱和仇恨，并用这种方法来为分治铺路。自始这就是纠纷的根源。这就是为什么土耳其政府立刻拒绝了安全理事会指派的调解员加洛·柏拉沙的中肯和不偏不倚的提议——因为这些提议并不是支持分治的提议。主张在合理基础上解决问题的任何提议始终遇到阻碍就是因为这个。这种阻碍的目的是在于损害独立的塞浦路斯，并为分治铺平道路。这就是为什么入侵是在今天发生。其他任何说法都只是一种烟幕。

我们真正关心的是维持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在这方面，我要强调指出执行安全理事会全部决议的必要，对于这项决议的任何部分绝不允许有丝毫的漠视，以便塞岛恢复正常状态和宪治。

主席：在请曾经要求准许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之前，我要先请愿意发言的理事会成员发言。

劳伦斯·麦金太尔爵士（澳大利亚）：我的发言十分简短。今天早上，我并不打算评论我们所听到的希腊、土耳其和塞浦路斯代表的声明和反声明。我想起几天前我们的土耳其同僚曾经把这种连续发表的声明形容为一种外交言词。恐怕我们当中有些人感觉到这种外交言词在现阶段已达到惊人的比例，这种比例，在这个特别严重的局势面前，或许是可以省去的。但是，如我所说，我并不打算评论今天早上各位代表所说过的话。我宁愿就秘书长在停火问题上所说过的话和我们希望在停火生效后能够出现的局势谈谈我的看法。

当然，我们大家都希望并祈求订在今天早上我们这里时间十点钟生效的停火已经开始生效。我想我们大家，或最大限度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将会收到一些不吉祥的报告；这些报告或许会指出，有效的停火仍然没有实现；这种有效的停火，对于我们本理事会全体成员来说，当然应该是最紧急的要求。所有我能做的和——我确信——我的全体同事希望做的，就是反复重申并且加强理事会的呼吁，以及秘

书长本身从那时起向有关各方所作的停止一切射击的呼吁。

在这一点上我应提起，上周末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曾就塞浦路斯局势作了评论。他对理事会能够采取呼吁停火和鼓励一九六〇年协定当事各方举行谈判的行动深表满意。他自己就强调了如他所说的最直接的目标的迫切性，这就是在塞浦路斯实现停火。如我所说，他欢迎理事会的决定，并且他还说，当然，首要的任务应该是停止屠杀，这种屠杀不但不必要地危害了塞浦路斯人民的生命，而且也危害了目前在岛上的许多外国游客和其他平民的生命。他说，战斗一旦终止，联合国将能重新负起它在塞浦路斯维持和平的适当任务，澳大利亚政府也将尽它应有的责任。

理事会各成员将会听到秘书长关于联塞部队的声明。众所周知，为了非常实际的理由，这次联塞部队被要求执行人道主义任务和其他任务；我们都完全懂得，这已绝对地超过了它的职权范围和交付给它的工作；但是，我想我们大家都愿意希望联塞部队能尽速恢复执行交付它的工作。秘书长促请注意这支部队现有的微小规模和它在响应所收到的各种无数求助时所遭遇的困难。秘书长曾经指出，他打算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186(1964)号决议作为第一步骤，要求提供部队国家紧急加强它们已派在联塞部队内服务的分遣队。我愿以下述的话来作一个简短的结束：我相信澳大利亚政府——澳大利亚从一九六四年以来一直是联塞部队的提供国之一——在秘书长继续打算向提供部队国家呼吁时，将对这一呼吁加以最同情的考虑。

主席：现在我请土耳其代表发言，他愿行使他的答辩权。

奥尔查伊先生（土耳其）：我将考虑澳大利亚代表所提到的呼吁，并在我的权力范围内尽量遵守。为了不要延长这种令人不快的外交言词——我知道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已为此感到厌倦——我需要说明以下几点：首先我要说的是，我将不会照罗西迪斯先生的话，尝试找出在一本词典内某个形容词下有个什么名词。

现时最迫切的问题似乎是：在塞浦路斯有一支正规军和许多不负责任的分子，因此，我相信，最迫切的需要——我不能说能做什么或谁能做什么，但的确有某种事情需要做——就是要看到各处皆停止战斗和射击。

现在，罗西迪斯大使对除凝固汽油弹外任何事物的探讨都已显得漠不关心。当然，我并不是在为凝固汽油弹作辩护，我甚至还怀疑它已被使用。但是，问题并不在你怎样杀害人民，而对于这种杀害的漠不关心，才是更加可怕的；因为，当然我确知塞浦路斯希腊居民中的平民——我不说文明——分子在杀害儿童、妇女和老人的时候，并没有使用凝固汽油弹。我并不怀疑这一点。他们可能用他们的手。他们已惯于用手杀人；从前他们曾经这样做；现在他们仍然在这样做。如果本讲坛要求停止使用土耳其空军，那就必须采取某种行动来结束这种屠杀。我说得非常清楚：在我们大家都希望实现停火的意义上，除非停止对土裔人的屠杀，要不然就不会有停火。

如果罗西迪斯大使有办法把这些话传达给仍然在岛上奉行大主教命令的人，那就让他这样做吧。如果有其他办法通过尼克斯·桑普森先生来做这件事——尼克斯·桑普森和谋杀在这里是一件很难谈论的事——同时，如果他能够阻止屠杀，那就让他做吧。无论如何，除非土耳其人不再被射击，否则希腊人就将继续被射击。

主席：我请希腊代表发言，他愿行使他的答辩权。

帕纳约塔科斯先生（希腊）：我的发言也很简短。我的看法主要和澳大利亚代表的看法相同，即：停火必须有效，一切进一步违反停火的行动应该停止，而且，建设性的谈判应尽快开始，更值得注意的是——我认为这是非常紧要的——因为我刚才收到的更多的惊人新闻，即在目前这个时刻，尼科西亚希腊部队的军营正在遭到土耳其喷气式飞机的猛烈轰炸。

主席：(译自原文为西班牙文的英译本)：我请塞浦路斯代表行便答辩权。

罗西迪斯先生 (塞浦路斯)：我说过从空中用凝固汽油弹轰炸，一般来讲，空中轰炸是违反海牙规则的。我评论过，也给过不容置疑的证据，证明土耳其空军轰炸过不设防城市、平民、医院和其他设施，并且还用过凝固汽油弹。

现在我要说我同意澳大利亚代表所说的话，所以现在让我们在这个理事会内停火，并尽快开始执行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所有各项规定。

理查德先生 (联合王国)：我们在这个会议厅内，就塞浦路斯事件，已经讨论了好些天了，我想从这些讨论中或许出现了两件大多数听到讨论的人都会同意的事：第一，不管这次不愉快事件的结果如何，对塞浦路斯人民以及整个东地中海特别是希腊和土耳其这两个国家都是一个悲剧；第二，我们大家都表现切盼对塞浦路斯问题达成和平的解决，回顾到过去安全理事会的一些辩论和联合国不得不处理的一些问题，这种切盼的表现或许是令人鼓舞的。

请让我简短地回顾一下，我们联合王国特别高兴看到，上星期六本理事会能以 15 票对零票的多数通过第 353(1974)号决议。有人说比起第 242(1967)号决议来——我们已经从第 242号进到第 353号决议了——这或许不只是数字的对比，也确实与第 242(1967)号决议对中东的关系一样有吸引力，也就是说希望能提供一个基础，使得未来联合国的行动和最有关各方面的行动有所遵循。

因此，我们特别高兴希腊和土耳其政府都感到能够接受，至少在原则上接受第 353(1974)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2 段的要求，该段要求现在战斗的一切方面作为第一个步骤停止一切射击，最后并要求所有国家力行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使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行动。照我说，令人鼓舞的或许是联合国能在一个星期六通过一项决议，而且最有关各方面在 48 小时内，至少一般性地接受了这项决议。

但是决议并不就此完结。决议还要要求希腊、土耳其和联合王国毫不迟延地进行谈判，以期恢复该地区的和平和塞浦路斯的符合宪法的政府。我想这又是

令人鼓舞的事，因为与目前敌对状况，关系最密切的两个政府，就是希腊政府和土耳其政府，都感到能够在原则上接受，按照决议执行部分第5段，在本星期内举行谈判。

塞浦路斯大使，在他今天下午的首次发言中，似乎暗指我们围坐在这个会议桌上的人们中，有些人把塞浦路斯看作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岛。如果实在还有必要的话，让我再强调一次，就联合王国而言，我们与塞浦路斯有历史性的传统联系。许多年来我们两国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过去十年我们与该岛和塞浦路斯政府的关系极为愉快、极为密切。有些联合王国国民住在那个非常美丽的岛上，塞浦路斯也有许多人住在或许不那么美丽的联合王国岛上，因此我们之间的来往接触极为密切。

在本星期举行的谈判中，英国政府的目的将是，如决议执行部分第5段所规定的：试图毫不迟延地进行谈判，以期恢复该地区的和平和塞浦路斯的符合宪法的政府。

假如实在还需要强调的话，我愿再向我们的同事塞浦路斯大使强调一次，毫无疑问，联合王国绝不想在没有所有有关方面参与之下解决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内政问题。如果我们上次在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没有向土耳其大使保证的话，我也想向他保证，就我们来说，当然意指我们要与塞浦路斯的各方面，而不只是一方面，进行协商。

因而，比起星期六来，今天或许是更加富有希望的一天。就我们看来，现在也许有两个重要的问题要考虑。首先，过去几天内经过艰难谈判达成的停火协定能不能实行？其次，如果能够实行，怎么样才是最好的保障办法，什么人或是什么组织能够提供胶水——如果让我用这个字眼——使停火得以执行，以便能够——我们希望——随即举行成功的谈判。

停火似乎还没有充份实施。 尽管停火应该早在差不多四个小时以前就开始实施，但我确知今天早上坐在这个会议桌上的许多代表团和秘书长本人都收到报告，说塞浦路斯似乎仍然有战斗在进行。 我既无从评估这些报告的可靠性，又无从说哪些人停止战斗了，哪些人还没有停止战斗。 我想今天在安理会我们能做的只是促请该地区所有各方注意有必要遵守现在已达成的协定。 因为如果不停火的话，谈判极不可能有任何成功的机会。

就塞浦路斯而言，昨天或许是相当独特的一天。 我们知道过去几天在塞浦路斯有英国人伤亡。 但是，我们确实非常感激战斗员和联合国对昨天我们从尼科西亚疏散给予的协助。 有人告诉我，昨天有不少于 1,000 艘的护航运输队从尼科西亚驶往泽克利亚，那些船上有从尼科西亚疏散的 4,500 名外国人，包括许多英国国民，我们非常感激联塞部队提供的方便。 这不只是英国的事。 我很乐意宣布，我们确实很高兴答应苏联的请求，尽力把四十一个苏联游客连同疏散。 我知道他们已顺利疏散了，如我所说，我们的确很高兴能在这方面协助我们的好朋友萨弗隆丘克大使。

从这里起我们要到那儿去呢？上星期，我似乎已在安全理事会问了五次左右。下一个阶段是什么？有两件事必须做到。 首先是使停火生效，其次是使谈判成功。

秘书长今天提到联塞部队未来的任务，并呼吁派遣人员参加联塞部队的国家加强遣派。 他是根据第 186(1964)号决议做出呼吁，我不认为今天在这儿详细讨论该决议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能代表联合王国说的只是，我们注意到秘书长的呼吁，并且的确非常重视他要英国加强派遣参加联塞部队的分遣队的要求。 当然啦，我们会把这件事作为紧急问题来考虑，并且我们希望能以同情的态度来考虑。

因而，在一星期之内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第四次辩论上，我认为，就未来而言，现在或许至少是我们感到相当程度的适当乐观的时候了，或许至少不再是我们对该岛事件的结果感到完全悲观的时候了。 联合王国就它本身而言，将担当任何可能担当的任务，以求达成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适当解决。 甚至在这次悲惨的战争以后，仍然需要，将来也继续需要，有关各方具有高度的政治家风度，高度的克制和稳健行事。 我希望有关各方都会感到能够这么做。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暴力招致暴力”。不幸得很，我们所见到的事件和我们在这个理事会所听到的报告，再次证明了这句老话。一方或他方使用武力来防止屠杀和消除威胁。所谓预防性的干涉现在已造成几百个，或许更多的牺牲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不对塞浦路斯代表，罗西迪斯大使，在这个会议桌上所作的动人呼吁，表示完全同情。

我完全同意联合王国代表刚才所说的论调相同的话。法国与塞浦路斯的交往实在比大不列颠与塞浦路斯的交往为早，大不列颠最近才再度对该岛负起特殊的责任。但是曾经在塞浦路斯设立一个朝代的法国，对该岛的居民和该岛的未来怀有非常真诚同情的特殊感情，并且深切地惋惜该岛民众，不管是那个社区的民众，所蒙受的苦难。

我也同意联合王国代表所说，关于对东地中海的稳定和一般的和平所形成的危险的话，这是现在的战斗继续或升级所具有的危险。

我要指出，法国政府昨晚在与欧洲共同体各成员磋商后，曾代表共同体再度与雅典和安卡拉接触，促请希腊和土耳其政府接受理事会星期六建议的停火。我们非常满意停火得到接受。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对原则的接受，反映在当地的事态发展上。

现在我再向希腊和土耳其代表呼吁，请它们的政府遵从安全理事会的决定，真正尊重停火，以期一切战斗和暴力行为，不管起源如何，都能停止。现在已有太多的牺牲者了。现在是放下武器，让谈判人根据今天清晨两个主要有关政府所接受的原则，进行谈判吧。

扬科维奇先生（奥地利）：今天早上理事会收到的情报，对猛烈的战争已经如何蹂躏了塞浦路斯岛上多数没有抵抗能力的不幸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作了完全而可怕的详细描述。

这个新的和巨大的人类悲剧，是在七月十五日清晨在东地中海开始的，现在已经达到高潮，我们决不能容许它进一步发展下去。在这个方向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希腊和土耳其政府决定，从当地时间下午四时起，接受安全理事会上星期六表决通过的停火。我们欢迎这个决定，并希望战斗和暴力行为会立刻停止。

如果还需要局势有任何进一步的指示的话，我们现在所见，已惊人地明白显示出，必须尽一切努力在最短时间内加强现有的停火——不管停火现在是如何靠不住——要使之完全有效可行，并须尽一切力量促使有关各方进行谈判。

想到了这些，所以我们欢迎秘书长今晨的报告，和他提议的立即必要步骤，就是使联塞部队处在能以应付目前面临的最紧急工作的地位上。

这些工作，最最紧要的，是人道性质的工作。应该使减轻巨大的人类苦难成为可能，应该猛烈地攻击现在又发生的社区间骨肉相残的祸害，并且应该在任何可能的时间和地点，把彼此敌对战斗的部队分隔开。

鉴于这种严重的局势，我国政府将紧急而同情地考虑秘书长可能提出的任何要求，以期联塞部队能够迅速有效地执行它的任务。

贝内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现在的确是停火该生效的时候了。大家都知道，我国政府曾经十分积极努力，以期辅助理事会执行它的工作，并在各有关国家首都积极进行外交活动，来安排停火。所有参加战斗的各方——当然是塞浦路斯境外的两国政府——都已公开接纳停火呼吁。

但是，停火并未在十时正立刻实现。我相信在这种牵涉到许多技术问题的情况下是相当寻常的。不过，我愿呼吁各方努力合作，并愿呼吁塞浦路斯人民同样努力合作。

据我们所知以及我们最近得到的消息，参加战斗的两支武装部队——希腊和土耳其的武装部队——已经开始实行停火，尽管社区战斗仍在进行中。这也许是最难停止的，不过，我希望能够在今天内能够达成真正的停火。

要先停止屠杀。我认为这是现在我们应该最优先处理的事项也是最主要的目标。然后让我们进行谈判，正如我们的英国同事所说的，如果我们要为这个久远的问题寻求某种解决办法，并使塞浦路斯的良民——不论其历史或民族渊源——能够过自己的生活和安享自己所要的和平的话，谈判对将来就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秘书长曾向我们说明，联塞部队正面临非常的考验。我国政府一向支持联塞部队，并将继续支持它。如果实际情况需要增加人员的话，那么，我们将支持秘书长所说补充现有部队的办法。

尽管我们在这悲惨局势中渡过日子——塞浦路斯人民在过去一周所经历最为紧张——我同意我们的英国同事的看法：现在正是向前看的时候。让我们包扎战争的创伤，让我们客观地看这个问题，让这个社区局势的双方都有生存的权利，这样我们就可以预期有一个独立的、统一的塞浦路斯的出现。让我们朝着为塞浦路斯带来更好的命运的方向前进。

主席：我现在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奥尔查伊先生（土耳其）：在这次会议刚开始时，我收到从安卡拉来的一件文件，证实了联合王国代表告诉我们的那个会议——我相信将由有关各方在日内瓦召开。因此，我想这是解决塞浦路斯局势的目前稀有的希望之一。

我很愉快地听到美国代表说，停火似乎已在实行。他所说的确是最重要的。同时，他说到要停止屠杀，只要屠杀停止，当然就可有停火。

主席：秘书长想要讲话，我现在就请他发言。

秘书长：我很愉快地聆听安全理事会今天的辩论，包括土耳其代表有关联塞部队的任务的讲话。

正如我在这次会议上较早时所说的，在最近战斗期间从各方收到请求联塞部队协助的要求，显然已超过了联塞部队的现有能力，特别是它在防止社区间再次冲突所负的任务。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曾将计划增援联塞部队的意向告知了理事会。

至于有人说希腊的船只已装运军队登陆的问题，我已指示联塞部队核实这件事，并将所获得的一切消息交给我。我们现在还未收到任何消息，但是，如果收到，将不会不告知理事会。

主席：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罗西迪斯先生（塞浦路斯）：法国代表和联合王国代表亲切地谈及我国以及我国和英、法两国的历史渊源，我谨向他们致谢。过去有一段时期，塞浦路斯曾经是法国卢西格南王朝属下的一个王国。在那个时期法国文化与希腊文化在岛上十分和谐地并肩发展。而且，在那个时期快要结束时，塞浦路斯有一个王后是希腊人。所以，我们和法国有着伟大的历史渊源，直至今天仍然不变。同样，我们和联合王国保持最友好的关系。事实上我们的法制和塞浦路斯生活上的其他有关方面都与英国制度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我现在要就我曾经说到的空中轰炸问题，包括投掷凝固汽油弹，有所说明。当我讲到塞浦路斯人民的人权时，我是代表塞浦路斯全体人民发言的，包括希裔塞人和土裔塞人，他们在塞浦路斯当前的战斗中，凝固汽油弹和其他空中轰炸中，都遭受着痛苦。我们知道土裔村落亦受到轰炸。

塞浦路斯并不是受到凝固汽油弹轰炸的惟一例子，这也许是事实。但是，我们应该谴责使用凝固汽油弹，尤其是在塞浦路斯，因为那里没有空军足以抵抗使用凝固汽油弹的侵略者。事实上双方并未作过空战。土耳其在塞浦路斯使用了凝固汽油弹——它是惟一拥有制空权的，并且用来攻击不设防城市的平民，这是违反一九〇七年海牙公约的。而且，使用凝固汽油弹也违反大会第2932(XXV III)号决议，这个决议禁止使用非人道的、燃烧性武器，包括凝固汽油弹在内。因此，

我认为应正式地对在塞浦路斯使用凝固汽油弹具体加以谴责。

主席：我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奥尔查伊先生（土耳其）：我希望理事会的所有成员都会都认出奥尔查伊和罗西迪斯的这次彼此答辩并不是我奥尔查伊发动的。

有关塞浦路斯的问题可以作许多谴责；就塞浦路斯最近的历史而言，就可以作许多谴责。 如果要以那么多神圣原则——或者是世界上其他地方认为神圣的原则——的名义，把塞浦路斯岛上所发生的暴行列出一张表，这张表就会很长，同时，希裔塞人就需要大量纸张。 并且我坚持“希裔塞人”这几个字。 刚才罗西迪斯大使说他是代表所有塞人说话的。 但是，如果我告诉塞浦路斯土耳其社区说罗西迪斯大使是代表他们说话的，我怀疑他们是会接受的。

不过，这已是题外话。 我希望促请大家注意，如果希裔塞人社区在此的代表使用象“谴责”这样的字，理事会将会被引进十分危险的道路。

主席：我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罗西迪斯先生（塞浦路斯）：我只是说我感到兴趣的是保障塞岛上的人权，这对希裔塞人和土裔塞人都同样适用的。 因此，这并不是代表它们说话，而是代表它们的利益说话。 我敢说，无论是希裔塞人还是土裔塞人，都不希望有人用凝固汽油弹来攻击该岛。

主席：我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奥尔查伊先生（土耳其）：在该岛恢复宪治以前，让我照顾那里的土裔塞人的利益吧。

主席：既然再没有人要求发言，这个会议现在就休会。 鉴于局势严重，我将等候理事会成员们调遣采取他们认为应有的任何主动。

下午二时十分散会